

浮生六記

沈復著

浮生六記

浮生六記

不許照樣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卷二

每本定價四元

原著者 沈復

出版者 亞光書局

發行者 亞光書局

經售者 各大書局

楊序

浮生六記一書，余于郡城冷攤得之，六記已缺其二，猶作者手稿也。就其所記推之，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，偏訪城中無知者。其實則武林葉桐君刺史，滄厓生茂才，顯雲鶴山人，陶邑孫明經諸人，皆閱而心醉焉。牧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題浮生六記絕句，始知所亡「中山記歷」，蓋曾到琉球也。書之佳處已詳於廖生所題。近僧即廖生自號，並次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」之小印，鈴於簡端。

光緒三年七月七日獨梧庵居士楊引傳識

王跋

予歸兄楊黉補明經會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，筆墨間纏綿哀感，一往情深，於杭儼尤敦篤。卜宅滄浪亭畔，頗擅水石林樹之勝，每當茶熟香溫，花開月上，夫婦開樽對飲，覓句聯吟，其樂神仙中人不曾也。會幾何時，一切皆幻。此記之所由作也。予少時嘗跋其後云：『從來理有不能知，事有必然，情有不容已。夫婦準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，何哉？蓋得美婦非數生修不能，而婦之有才有色者，輒爲造物所忌，非尋即夭。然才人與才婦，曠古不合，苟合矣，即與天爲何憾，正惟其與天爲而情益深；不然。即百年相守，亦奚裨乎？嗚呼！人生有不遇之感，關杜有零落之思，歷來才色之婦，湮沒終身，抑鬱無聊，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，而得如所遇以夭者，抑亦難之，乃後人之憑吊，或嘆其命之不振，或悼其壽之弗永，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。美婦得才人，雖死賢于不死。被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，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。造物所以忌之，正造物所以成之哉！』顧跋後未越一載，遺賦悼亡，若此語爲之識也。是書余惜未抄副本。旅粵以奉時憶及之。今聞重補已出付尊聞閣主人以活字版排印，特郵寄此跋，附於卷末，志所始也。

浮生六記目次

楊序

王韜跋

卷一 閨房記樂

卷二 閑情記趣

卷三 坎坷記愁

卷四 遊記快

卷五 中山記歷（原闕）

卷六 養生記道（原闕）

四七

二九

一九

一

一

一

卷一

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事如春夢了無痕，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

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其夫婦于首卷；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于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天；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，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；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；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于書篋中得琵琶行，掩卷而認，始識字，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『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』之句。

余年十三，隨母歸寧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；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，『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』母亦愛其柔和，即脫金指約締姻焉；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姐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

時但見酒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爲已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

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入之意也消。

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詢其故。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顧得知己堪師者，敵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籤曰「錦囊佳句」，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。

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飢索餌，婢媼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：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專待汝婚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譁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卽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旣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卺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煖柔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

實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黠之以首。

廿四日爲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夜即爲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拇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；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。

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傭跪於床下，芸卸粧尚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調何書而讀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

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，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」

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。」

伴傭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春心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，搖人魂魄；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室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暾上牕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蠶之藏弱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懶

情耳。」

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
以言語形容者。

而歡娛易過，輕賦媚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逐，受業于武林趙省齋
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尙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

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，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
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
！」

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
即渡江東去。

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；心殊
快快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

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戍人得赦。

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
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。

，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一意也？樹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地，人面俱綠。隔岸遊人往來不絕，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夏于此，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書課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故以射覆爲令。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。芸問曰：「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」余曰：「國策南華取其靈快，匡衡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廬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仙若賈董策對，庾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首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」

芸曰：「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；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」

余曰：「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，卿愛宗何人？」

芸發議曰：「杜詩錘鍊精純，李詩灑灑落拓；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」

余曰：「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」

芸曰：「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于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」

余笑曰：「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」

芸笑曰：「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。時感于懷，未嘗稍釋。」

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芸曰：『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』

余笑曰：『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『三白』爲卿增；卿與白字，何其有緣耶？』

芸笑曰：『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。』吳音呼別字爲白字。相與大笑。

余曰：『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乘取？』

芸曰：『楚辭爲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。就漢晉人中，調高語鍊，似覺相如爲最。』

余戲曰：『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于琴而在此乎？』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落拓不羈，芸若腐儒迂拘多禮，偶爲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『得罪』，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，余始厭之，曰：『卿欲以禮縛我耶？』語曰：『禮多必詐。』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『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』余曰：『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』芸曰：『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』余曰：『前言戲之耳。』芸曰：『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，令人鬱死！』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始解顏爲笑。自此『豈敢』『得罪』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。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『何處去？』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，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爲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爲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。

或曰：『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！』斯言誠然歟。

是年七夕，芸設番蜀瓜果，同拜天孫于『我取』軒中。余鐫以『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』圖章二方；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爲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，波光如鍊，輕羅小扇，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『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晴與否？』余曰：『納涼玩月，到處有之；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閣，慙小默證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恐不止此雲霞耳。』未幾燭燼月沉，撤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之鬼節。芸備小酌，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，芸慨然曰：『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』余亦索然。但見隱隱螢光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隄寥落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詞之後愈聯愈絃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聲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：『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粧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避三舍矣。』芸乃止笑曰：『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脅肩諂笑。』余曰：『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』芸曰：『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』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。倚牕對酌，酒未三盃，忽聞橋下闐然一聲，如有人墮，就牕細聽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聞灘有雙鴨。

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卽言。芸曰：『噫！此聲也。胡爲乎來哉？』不禁毛骨皆慄，急閉牕，携酒歸房。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歪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寢熟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困頓兩句，眞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自顧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，以芸半年新婦，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。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。過石橋，進門，折東曲徑而入，疊石成山，林木蔥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烟四起，晚霞爛然。隔岸名『近山林』，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，時正誼舊院猶未啓也。携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，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『今日之遊樂矣。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！』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，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結隊而遊，名曰『走月亮』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；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談，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場，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『俟妹子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，』俞曰：『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』芸與王微笑而已。

時爲吾弟啓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。室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爲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別等劇，老伶刻畫，見者情動。余窺廉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。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額獨坐鏡奩側。余曰：「何不快乃而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爲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終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謂吾母點劇梁後索等劇。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當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爲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爲拾之。」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，每得一塊，余曰：「善」，卽收之，余曰：「否」，卽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取穫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癡狀：余橫阻之。責芸曰：「大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遊戈園，柳綠嬌紅，爭妍競媚。王素愁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「旣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爲！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何害？」余笑曰：「將來閨嫁麻面多鬚郎，爲花洩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于地，以蓮鉤撥入池中，曰：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？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善聽余議論。余謂其言，如蟋蟀之用露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，喜食芥油乳腐，吳俗呼爲『臭豆腐』；又喜食蝦油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『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，蜣螂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，卿其狗耶？』芸曰：『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君家，已如蜣螂化蟬，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。至油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』余曰：『然則我家係狗資耶？』芸窘而強解曰：『夫糞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味；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。』余笑曰：『卿陷我作狗耶？』芸曰：『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』以箸強塞余口，余掩鼻咀嚼之。似覺脆美；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，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白糖少許拌漬腐，亦鮮美，以漬瓜搗爛拌漬腐，名之曰『雙鮮醬』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『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』芸曰：『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』

余啓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僅纔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米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媼旁惜之。芸曰：『凡爲婦人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爲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。』而於破書殘畫，反極珍惜。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『斷簡殘篇』；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粘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余全好而掩之，名曰『棄餘集賞』。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，不憚煩倦。芸於破筍爛卷中，偶獲片紙

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嫗每收亂卷賞之。其癖好，與余同；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，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

余嘗曰：『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爲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不亦快哉！』

芸曰：『此何難。俟妾髮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近地之虎阜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偕遊。』

余曰：『恐卿髮斑之日步履已艱。』

芸曰：『今世不能，期以來世。』

余曰：『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爲女子相從，』

芸曰：『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』

余笑曰：『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，若求世不昧今生，合卺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』

芸曰：『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，盍繪一像祀之？』

時有茗谿戚柳堤，名適，善寫人物，倩卿一像，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一姻緣簿，畫顏鶴髮奔馳于非雲非霧中，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于首，懸之內室。